



向南！

向南！

——中国人在南极

金涛 著

SOUTHWARD! SOUTHWARD!
CHINESE IN ANTARCTICA



一本与地球最南端的南极亲密接触的实录，包含了许多中国人远行到达南极冰雪世界的故事。

昨天的新闻，今天已成为历史。于是，本书也是中国科技史上一个重大事件的珍贵回忆。

013038347

N816.61-49
03

向南! 向南!

——中国人在南极

SOUTHWARD! SOUTHWARD!
CHINESE IN ANTARCTICA



金涛著



N816.61-49
03



北航

C1643894

湖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向南! 向南! ——中国人在南极/金涛著.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7-5539-0138-1

I. ①向… II. ①金… III. ①南极-科学考察-中国-普及读物 IV. ①N816.6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77370 号

书 名	向南!向南!——中国人在南极
作 者	金 涛
责任编辑	李小娜
责任校对	周 晔
出版发行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市韶山北路 443 号)
网 址	http://www.hneph.com http://www.shoulai.cn
电子邮箱	228411705@qq.com
客 服	电话 0731-85486742 QQ 2284117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6 开
印 张	22
字 数	264 000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39-0138-1
定 价	58.00 元

向南！向南！——中国人在南极

SOUTHWARD! SOUTHWARD! CHINESE IN ANTARCTICA

前言

我喜欢冬天，喜欢漫天的雪，喜欢冰雪的原野和冰雪中沉睡不醒的小湖。

如今终于来到南极，这是一个只有冬天的寒冷、孤寂的世界。

这里动人的还是雪景，雪花一年到头依恋着寒冷的大地。不论什么时候，你爬上寒光凛冽的冰原，或是走向山中幽暗的谷地，或是踟躅在浪花拍岸的海滩，雪花毫不经意雕琢的风景，总是那样令人惊喜，令人感动。下雪是十分神圣的时刻，伴着黎明和黑夜而生的雪花，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来自何方，漫天雪花像无数的小精灵在天上飞来飞去，一边编织天幕最灵动的图画。它们静静地飞翔，从容地、不慌不忙地，仿佛要尽量延长在天空散步的时间。因为它们知道，那飘逸的、婀娜多姿的飞雪是它们的花季年华，展示了它们的青春与活力。一旦降落在地，就意味着告别浪漫的青春，寒冷将凝固它们的生命，变成亘古不化的冰川了。

多数的时候，飞雪是与暴风结伴而来，那就很少有诗意了。暴风雪是这儿的常客，它往往令人想起性格暴戾的娇惯坏了的野小子。它是那么狂傲，不耐烦地吹着尖厉的口哨，挟裹着飞雪，从海湾掠过冰原，向着岸边的考察站横冲直撞而来。刹那间，天翻地覆，海起狂澜，天地昏暗，什么也看不见了。海中的陡崖和礁石隐而不见，躲在冰上的企鹅、海豹不见踪

影。仿佛是几百辆蒸汽机车同时怒吼，发出震撼大地的呼啸。暴风雪粗暴地推搡一切挡在面前的东西，不管是笨重的运输车辆，还是屹立在冰坡上的房屋，只听见钢铁的撞击，撕裂的呻吟，痛苦的悲号，久久不息。多少个夜晚，我被暴风雪从梦中惊醒，不得不钻出睡袋，冒着风雪抢救栖身的小帐篷。即使后来住进了坚固的考察站，但那恐怖的风声也使人难以入睡。

可怕的南极的风雪啊！

南极的景色比起世界任何地方都要单调，这是实情。这广袤的大陆和许多岛屿，居然找不到一棵树，没有高大的乔木和丛生的灌木，也见不到鲜花和碧绿的草地。我在冰天雪地里跋涉，举目四顾，找不到哪怕一星半点的绿色。寒冷挡住了春天的脚步啊！可是有一次，我在经常走过的山坡上，在我的脚底下，竟然发现了亮晶晶的玻璃似的冰壳，那里一个个隔开的小空间，如同微小的玻璃温室，充满黄澄澄的阳光。我惊讶极了，不由得躬身弯腰，俯看着冰壳底下，里面居然生长着南极的植物地衣，绽放着绿色，洋溢着生命的热情，那一片冰雪似乎变成了绿茵茵的草地。在寒冷的南极，在没有土壤的冰下，生命如此顽强地抗衡着环境的恶劣，这是多么伟大、多么迷人的风景！

我还记得，当夏天的太阳像玩疯了的孩子半夜里还呆在天空的“白夜”时分，我也时而坐在海边积雪很深的高地上，向着远方眺望。那海天相接之处，昼与夜交替的精彩表演正在拉开序幕。绚丽的云霞和波动的海水蒙上了浓浓的睡意，似乎再也打不起精神了，可是那顽皮的太阳却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尽管哈欠连连，却挣扎着，跳跃着，企图抵抗不断袭来的睡意。这时，风停了，浪也息了，冰上的企鹅们熬不过，也垂头缩颈停止了喧哗。终于，像是乐池中的指挥一声令下，厚厚的紫水晶色大幕从天际垂落，掩盖了橙黄的黄昏和红石榴似的海水，白的



冰岸、银的雪原都沉入暮霭，漫长的白夜终于闭上眼睛睡着了。

这时，我不仅领略了黑夜征服白昼的艰难，也从这一幕光明与黑暗的天象变化，理解了生与死的交替。死亡是这般的庄严，这般的辉煌！在生命无可奈何地走向死亡之前，尽管心里知道这一天这一刻是必然会来的，任何人，天王老子也好，一介草民也好，谁也休想躲过这一劫，那么就在死神降临之前，像夏日南极的太阳一样，活得有滋有味，活得多彩多姿，活得让人难忘吧。

《向南！向南！——中国人在南极》是两次前往南极的记录，一次是1984—1985年，一次是1990—1991年。在这些难忘的日子里，我与参加南极考察的中国科学家们和海员们的近距离接触，在风雪中，在风浪颠簸中，在生与死的搏斗中和他们一起度过的那些日日夜夜，才是最值得怀念的。

本书正文分为三篇，第一篇《暴风雪的夏天》，是首次赴南极回国后应光明日报出版社之约写成的，1986年12月出版。10多年后，湖南教育出版社汇编一套《中国科普佳作精选》，该书有幸忝列末座，于1999年再次出版。

第二篇《重返南极》和第三篇《踏上归途》是1990—1991年前往南极的随笔。回国后除《光明日报》发表了几篇通讯，其余的大部分，包括“夏至登雪山”、“纳尔逊岛的捷克站”，以及复活节岛、塔希提岛（大溪地）、塔斯马尼亚岛的见闻，散见于国内多家报刊。有些内容多年来也未加整理。如访问许光健大使的重要谈话和乘直升机访问乔治王岛各国考察站的情形，这次是第一次披露。此外，附录的三篇文字，也透露了中国早期南极考察史上的人与事，多少有一点史料价值。

我一直认为，新闻记者采写的新闻是短命的、转瞬即逝的，一旦时过境迁，记者笔下的文字也就与时俱亡了。因此，虽然大半生从事新闻采访，接触了一些人与事，写过一些或长

或短的文字，但我也是随写随风而散，并不想去留下什么永恒。如今中国首次南极考察已经过去 27 年，我听小儿金雷说，他不久前去了长城站，当初建设的楼房不堪风雪严寒已成危房，我脑海中的记忆和当年的文字也愈加渺茫、模糊了。

今天的中国南极科考事业已有长足的进步，继长城站之后，又相继在南极冰原建起了中山站、昆仑站，科学家们在更加广阔的领域探索南极的奥秘。我作为参加首次南极考察的一名老兵，为此欣喜不已。那“雪龙号”考察船每年一次的远征南极，那雄浑悠扬的汽笛声，以及它在冰海中突破坚冰奋力前行的场景，总是时时拨动我的心弦，使我禁不住热血沸腾。我是多么希望重新穿上压在箱底的南极御寒服，投入那人生最辉煌的搏斗，再一次领略南极的狂风，南极的飞雪，南极的奇寒啊……

感谢湖南教育出版社对我国南极事业的关爱，特别感谢责任编辑李小娜女士的认真负责，她冒着南国的酷暑和眼疾的困扰辛勤编校，不辞劳苦，使书中的老照片重现原貌，也使这些尘封多年的文字得以和读者重新见面。正是他们的努力，曾经激励国人的中国第一次南极建站考察的历史得以保存，这是我铭感于心的。

借此机会，向我的家人表示感谢，感谢我的父亲金运生和母亲程碧霞，感谢我的妻子管素梅和小儿金雷，也感谢我的妹妹金波，感谢他们对我去南极的支持和理解。

向所有以各种方式帮助过我，以及接受采访的朋友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金涛

2012 年 9 月 8 日

于北京昌平乡间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妻子管素梅

向南!向南!——中国人在南极

SOUTHWARD! SOUTHWARD! CHINESE IN ANTARCTICA

CONTENTS

目录

	前言	001
第1篇	暴风雪的夏天	002
	我的梦	002
	到南极去	005
	地球最南端的城市	008
	最后一个晚上	017
	南极地名是一部探险史	025
	前面发现了冰山	031
	你好, 乔治王岛	037
	初访南极洲	044
	新年之夜	053
	邻里之间	061
	访问企鹅的王国	074
	风雪长城站	083
	冰海探险	094
	象岛和磷虾	105
	挺进南极圈	118
	别林斯高晋海的风暴	126
	登上雷克鲁斯角	138
	乔治湾的死火山	148
	舟中夜话	157
	大海的礼物	167

	崛起在冰原的长城站	177
	载入史册的 2 月 20 日	192
	再见, 南极洲	204
	茫茫天涯路	211
第 2 篇	重返南极	220
	第七次中国南极考察队	220
	从洛杉矶到墨西哥	226
	第 14 届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	232
	飞向白色世界	235
	难熬的冬季	239
	海豹来访的惊喜	241
	“废物官员”的职责	243
	追踪太阳的人	245
	极夜情也浓	250
	与马丁教授重逢	256
	突访各国考察站	260
	夏至登雪山	265
	纳尔逊岛的捷克站	270
第 3 篇	踏上归途	278
	复活节岛初探	278
	夜走大溪地	285
	悉尼访许光健大使	295
	怀念塔斯马尼亚岛	298
	附录	307
	啊, 南极洲 (报告文学)	308
	他长眠在南极冰原——纪念高钦泉	321
	献身海洋科学的吴宝铃	328



人生的道路常常是难以意料的，仿佛冥冥之中有谁在暗地安排，使人捉摸不透。

大约是鬼使神差吧，虚度年华的若干年后，南极洲突然闯入我的生活，搅起一阵不小的波澜。1981年春天，我跑到北京东郊国家海洋局简陋的招待所，缠住了刚从南极归来的董兆乾，他是一位年轻的海洋学家。此前不久，1980年的冬天，他和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的地貌学家张青松，作为我国第一批科学工作者应邀到澳大利亚设在南极的凯西站访问。我是从新华社的消息获悉此事的。我从直觉出发，感觉此事的深远意义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说句冒昧的话，新华社的报道虽然发表在先，但我认为还有深入采访的必要，尽管这个馍别人已经啃过，但我还想再嚼它一嚼，也许还有不少令人感兴趣的内容。

第 1 篇

暴风雪的夏天

我的梦

我的南极缘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

50 多年前的一个冬天。寒风凛冽，北京郊外的田野一片单调的土黄色，旋风不时卷起一阵沙尘，把地上的落叶吹向天空，吹向行人。

天刚亮，我就骑着一辆自行车，飞快地从西郊海淀奔向西直门。我就读的大学早已放了寒假，同窗好友大多回家过春节去了，只有我们几个穷学生还待在举目无亲的北京。那年月，回家探亲的川资对于我们是一笔相当可观的开销，尽管千里之外的慈亲望眼欲穿，我们也不能回家去。

出了一身汗，也灌了一肚子风，自行车把我从郊外的未名湖畔送到繁华的王府井大街。还要补充一句，那年月，我们这些住在西郊的穷学生，进一趟城也要掂量掂量。记得在大学待了 6 年，除了参加国庆游行，由清华园坐火车到朝阳门，然后步行到东单，几年里进城的次数寥寥无几。存



了车，我便径直奔往外文书店，目标很明确，我用积攒的零花钱买了两幅地图，俄文的南极和北极地图。那时候，外文书店还经销苏联的原版地图，现在大概很难遇见了。

两幅地图花了多少钱我已忘了，大约不太贵。还买了一张油画的印刷品，画面是雨后的橡树林，金色的阳光透过浓密的树冠，映出雨后的林中水洼，俄罗斯画家的作品。但是我更珍惜那两幅地图，它们一直保存在我的身边，直到十年浩劫，连同我的十几年的日记一起烧了。

记不清楚当时为什么跑到王府井去买这两幅地图，也许是青春时代的梦吧，那时候做过好多天真的梦，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好笑。但是，当时的我却是挺认真的，当做那么一回事。年轻时生吞活剥地胡乱读了一些书，南北极的探险记，阿蒙森、斯科特征服南极的英雄壮举，尤其是俄罗斯和苏联作家笔下的北极，那广阔的冰原、奇冷的冬天、神奇的白夜、挤成一堆的浮冰，以及驾着狗拉爬犁的爱斯基摩人和北极探险者，都引起我的无限向往。当然我知道，不论是北极和南极对我都是遥远的，像可望而不可即的月球，但我仍然幻想着，幻想有一天去远征那个寒冷的冰雪世界。

青春时代的梦很快就从脑海里遗忘了，那两幅地图的失去也并未引起我多大的惋惜。时光的流逝使我变得更加现实，不再去做无谓的空想。在祖国 960 万平方千米的锦绣江山里，我尽可以充分利用作为一名记者的便利，去探索，去漫游，去发掘生活的宝藏。我曾经这样想过。

人生的道路常常是难以意料的，仿佛冥冥之中有谁在暗地安排，使人捉摸不透。

大约是鬼使神差吧，虚度年华的若干年后，南极洲突然闯入我的生活，搅起一阵不小的波澜。1981 年春天，我跑到北京东郊国家海洋局简

陋的招待所，缠住了刚从南极归来的董兆乾，他是一位年轻的海洋学家。此前不久，1980年的冬天，他和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的地貌学家张青松，作为我国第一批科学工作者应邀到澳大利亚设在南极的凯西站访问。我是从新华社的消息获悉此事的。我从直觉出发，感觉此事的深远意义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说句冒昧的话，新华社的报道虽然发表在先，但我认为还有深入采访的必要，尽管这个馍别人已经啃过，但我还想再嚼它一嚼，也许还有不少令人感兴趣的内容。



中国政府第一次派往南极的两名科学工作者之一，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董兆乾于1980/81年被派赴南极考察，图为他在极地抗冰船“内拉顿号”上测量南大洋水温随深度的变化

我在招待所找到董兆乾，这位热情豪爽的山东汉子，向我详尽无遗地谈了他们在南极度过的难忘的生活。我像一个执著的矿工，抱着不挖尽宝藏决不罢休的“磨”劲，整整泡了他一天，从早上谈到深夜。后来，我又找到张青松，补充了几个细节。这样，几天之后，一整版的报告文学《啊，南极洲》（见附录），在《光明日报》科学副刊发表了。

这是一个契机，它重新点燃了我心中早已熄灭的对南极洲冰雪世界的热情。这里，也必须提到社会的需要所起的推动作用。《啊，南极洲》见报后，引起了出版界的兴趣，我所知道的就有4家出版社把它收入集子里。在这以后的几年，还有几家出版社和杂志社约我写南极的书或者文



章，这倒是出乎我的意料。我也因此比较系统地看了一些有关南极的书籍，积累了南极的一些资料。我的好朋友李元——著名的天文学家和天文科普作家，每次见到我时总是诚恳地对我说：“金涛，你应该到南极去一趟……”

我总是对他报以未置可否的微笑。说心里话，我对人生绝不会抱什么幻想。南极需要人，但需要的是科学家，我去干什么呢？何况这样的机遇是无穷小，这是毫无疑问的，无论如何是不会轮到我的头上的。我多少比较现实，不去做无谓的白日梦。

不料，冥冥之中，似乎有一只无形的手将我的人生重新做了安排，这是我做梦也未曾想到的。

到南极去

这一份由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发给我当年供职的报社的公函，不是打字的，而是用圆珠笔手写的，我的南极之旅由它决定下来，并因而多少改变了我的命运。



中国政府第一次派往南极的两名科学工作者之一，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青松于1980/81年被派赴南极考察，图为他在采集岩石标本

光明日报社:

经研究,我委同意贵报选派金涛同志随南极考察队进行采访。

我南极考察队将于今年十一月二十日乘船离沪去南极,往返在阿根廷、智利有关港口停靠。

金涛同志已来不及办理随船前往的手续。请他于今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乘飞机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并于十二月中旬到乌斯怀亚港上船,回程乘船抵沪(约于一九八五年四月十日抵达)。

金涛同志出国制装费、国外食宿公杂费、个人国外零用钱、赴阿国际旅费和购买纪念品费,请你单位负担。上船以后的费用由我委负担。

请速将金涛同志出国政审批件送我委。

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

光明日报社:

经研究,我委同意贵报选派金涛同志随南极考察队进行采访。

我南极考察队将于今年十一月二十日乘船离沪去南极,往返在阿根廷、智利有关港口停靠。金涛同志已来不及办理随船前往的手续。请他于今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乘飞机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并于十二月中旬到乌斯怀亚港上船,回程乘船抵沪(约于一九八五年四月十日抵达)。

金涛同志出国制装费、国外食宿公杂费、个人国外零用钱、赴阿国际旅费和购买纪念品费,请你单位负担。上船以后的费用由我委负担。

请速将金涛同志出国政审批件送我委。

书记: 孙国恩、吴作训
主任: 孙家骅、孙家骅



1984年10月27日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的公文



本来，作为新闻记者接受上级指派，接受新的采访任务，并不是什么值得一提的事。在我的新闻生涯中，也有很多次重大的或者突击性的采访报道，仅在20世纪70、80年代，我就曾随同总编辑杨西光到安徽调查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随同副总编殷参前往辽宁采访沈阳军区官兵抗洪救灾的英雄事迹，前往芜湖报道颇受争议的“傻子瓜子”。在全国科学大会期间及会议之后，我相继采访报道了物理学家谢希德、理论化学家唐敖庆、物理学家严济慈……新闻记者的职业特点是不断追逐新的事件、新的热点、新的人物，但是这一次与以往的历次有所不同，毕竟是出国采访，而且是去遥远的南极。当年，国门刚刚打开一条缝，对于封闭多年的我们，出国也算得上是一件大事。

在我见到这份公函之前，我就提前知道了这桩非同寻常的采访任务。

10月24日，晚上8点多钟，宿舍楼传达室的王师傅乘电梯跑上楼，敲开了我家的房门，说有我的电话。一个星期以前，我在武汉采访一位中年军医，回到报社后，一篇报告文学送进了工厂的排字房，这时我感到浑身疲惫之极，我确实太累了。

那年头，电话还远远没有普及。我道了谢，匆忙快步下楼，电话是报社的副总编辑王强华打来的。“到南极去……”他在电话中说。

我站在传达室外面，手里握着话筒，几乎难以相信这会是真的。

但是，电话中分明是王强华的声音：“经过编委会研究，决定派你参加南极考察的采访。具体情况，明天上午你来报社面谈。”

电话挂断了，我却久久忘了放下话筒。

10月的秋风已送来阵阵寒意。我仰望着那高不可及的苍穹，有几颗发出微光的星星朝我嘲弄似的眨眼。对面的高楼里飘出忽高忽低的音乐，像一股山涧流出的清泉，从我的心头滚过，流向遥远的平川。